

秋

瑾

集

何象齋書



秋

瑾

集

中
華
書
局

秋 瑾 集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 • 6 5/8 印張 • 4 插頁 • 108,000 字

1960 年 7 月第 1 版

1960 年 7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7) 0.80 元

統一書號：10018.355 60.7.滬型

出版說明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清朝統治者完全暴露了它向帝國主義賣身投靠，充當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的馴服工具的面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維新運動，也已徹底宣告了自己的破產，并墮落到反動的道路；同時，廣大農民群眾自覺地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捐抗稅鬥爭和風起雲湧的反帝愛國運動；民族資本在國內有了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力量也逐漸壯大起來；這些情況的出現，大大推動了廣大群眾走上了革命化的道路。那些出身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部分地主家庭的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這個形勢下，迫切地尋求着整個國家與個人的出路，迅速地投身於反封建主義和民族解放的革命之中。秋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秋瑾出身於小官僚地主家庭，是一個所謂『名門閨秀』。雖然她似乎從小就具有一種熱情而倔強的性格，但她真正感受到封建家庭的壓迫和民族危機的嚴重，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則是在庚子事變以後寓居北京期間，而她正式參加光復會走上革命的道路，更遲至一九〇五年留學日本的時候；這距離一九〇七年她的就義，前後总共不過六七年的歲月。在這樣短暫的時間里，她從一個地主階級的家庭婦女，發展成為一個堅強的民主革命戰士、時代覺醒的前驅者，這就反映當時社會變化的急劇深刻和革命形勢的成熟來說，應該是有典型意義的。

秋瑾首先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她有着很好的宣傳鼓动的才能。『每大集会……必搢衣登壇，多所陈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魂，与聞之者鮮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陈去病：《鉴湖女俠秋瑾傳》）。从她所遺留的著作看来，絕大部分也都是为了宣傳革命，打击敌人，鼓舞斗志而写作的。她虽然并不以一个作家自居，可是由于她的旺盛的革命斗志，豪迈奔放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熾烈感情，以及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写作目的，使得她的詩文具有朴质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感染力量。因此，她又是一个重要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詩人和作家。

在她的著作中，使我們最突出地感受到的，是她那种对国家民族的深情热爱，对清朝統治者媚外辱国的刻骨仇恨，对献身革命的踔厉无前的坚强意志。

应该說，秋瑾的爱国思想，在一首可能是作于甲午中日战争时的《杞人忧》的詩里就有所表现。随着革命思想的逐漸成长，她对祖国的爱就愈益执着和强烈，对敌人的恨也更鮮明而深切，她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經不是一般的忧时伤事的叹息，而是充滿了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思想內容的战斗号角了：

『……万里还甘赴，孑身更莫論，头顱原大好，志愿貴纵横，权失当思复，时危敢顾身……』

——《寄徐寄塵》

『圖工須画云中龙，为人須为人中雄，豪杰羞伍草木腐，怀抱岂与常人同？……不惧仇人气焰高，頻傾赤血救同胞，誨人思涌燦花舌，化作錢塘十丈濤。……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可怜大好神明胃，忍把江山

付別人！……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膻祖國生！……』

——《贈蔣鹿珊先生言志，且為他日成功之鴻爪也》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洒去猶能化碧濤。』

——《對酒》

這些詩歌，都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而又富有革命氣息的佳作，它起着激蕩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

在秋瑾的詩文中，為了揭露清朝黑暗統治，喚醒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作品，也占了一個重要的篇幅，例如《同胞苦》、《寶刀歌》等許多作品，都閃爍着犀利的鋒鏑，燃燒着仇恨的烈火。在《普告同胞檄稿》中，則更勾勒了清廷的腐朽面目并直抉其反動本質：

『財政則禁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流離，而彼方升平歌舞；修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為集權，則漢人盡遭剝削。……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況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

——《普告同胞檄稿》

由於清朝的腐朽反動統治只有借帝國主義的力量才能苟延殘喘，因此它就堅決執行着『防家賊媚異族』『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反動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要挽救中國的危亡，必須首先推翻清朝的反動

統治，这是当时革命者的一致看法，也是秋瑾一生奋斗的主要目标。她在《光复軍起义檄稿》中明确地指出：『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禍始，是誰之咎？虽灭滿奴之族亦不足以蔽其辜矣！』为了挽救祖国，为了推翻清朝，秋瑾贡献了她的宝贵的年青生命。

在秋瑾著作中，第二个最突出的内容，是她对妇女解放事业的宣傳和实践。未完稿的《精卫石》彈詞，以現身說法的精神宣布了她的妇女解放綱領，更是关于这方面的专门著述。

早在她还是年青少女的时代，她就深深景慕着历史上著名的女英雄，这在她的《題芝龕記》八首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姑举一首为例：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詩句賜蛾眉。吾儕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随着自己遭受买卖婚姻和封建家庭的严重迫害，随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她深刻体会到广大的中国妇女所受的无穷痛苦，是和腐朽的封建家庭制度、宗法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要摆脱这种『十八层地狱』的生活，必须坚决地和腐朽的社会决裂，和封建的家庭决裂，走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大道，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这是她自己走过的道路，也是广大妇女应走的道路。她在《中国女报发刊辞》里說：

『吾今欲結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潑，精神奋飞，絕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

她还进一步认为妇女的解放斗争必須和当前的革命斗争相結合，为了革命事业和男子并肩作战。她在

《精卫石》里这样写道：

『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唤醒痴聋光睡国，和衷共济勿畏难。』

这些都是极为光辉的进步思想，比起她的政治见解来是更为突出的。

在指出妇女解放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她又着重指出了妇女的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重要。她说：

『……我们女子不能自己挣钱，又没有本事，一生荣辱皆要靠之夫子，任受诸般苦恼，也就无可奈何，……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

——《敬告姊妹们》

『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

——《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

为了争取妇女的人格独立、精神解放，她剧烈反对封建买卖婚姻、依赖男子的寄生思想、缠足的恶习、束缚妇女的三纲五常、封建宗法的家庭制度，和一切毒害妇女的思想行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她重组了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创办了早期的妇女刊物之一的《中国女报》，更重要的是她通过革命实践把自己树立为一面妇女解放的光辉旗帜。郭沫若同志对她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贡献给以很高的评价：

『我认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的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有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就是那答案的内容。』

——秋瑾史迹：序

他又总结地说：『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意见。

自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秋瑾并不是没有受到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的。她那短暂的革命生活史，使她还来不及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思想和认识，她对不少问题存在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看法。

首先，她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是认识不足的。我们在她的著作里，很难发现她对帝国主义的正面指斥，而总是认为外来的侵略是由于中国政治腐败、人民愚昧，因而引狼入室招致外患，似乎其罪不在于侵略者倒反在于自己。这，一方面由于辛丑和约以后，帝国主义者暂时放松了武力侵略，采取了比较和缓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形式，因而模糊了一些人的认识；而最主要的则是由于当时革命者的那些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是从欧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借来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人类的理想乐园，看不到也不愿看到这个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整个资产阶级也已经腐朽而反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实践和那些启蒙时期的美妙口号与理想有着多大

的距离。所以即使象秋瑾一样，虽然在日本留过学，亲自看到过日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分赃战争，也看到过日本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但她还是热情地歌颂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参看《警告我同胞》《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軍凱歌》等詩文），无条件地贊美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参看《我羨欧美人民啊》），认为是唯一的学习榜样，因而她就不能認識到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和反帝斗争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特别表现在她对义和团起义的錯誤看法上。她在《精卫石》里这样写着：

『試問你遭逢水火刀兵事，几曾見有个神仙佛救人？昔年甚么紅灯照，圣母原来妓扮成；甚么师兄甚么法，反被那洋人杀得没头奔。……闖成大禍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軍进北京。』

自然，批判义和团所利用的宗教形式和迷信落后思想是必要的，但如果因此而无視了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正义性和坚决性，看不到人民反帝愿望的迫切和力量的偉大，倒反說成是『愚民』无知闖禍，一笔抹杀，那就是严重的錯誤。由此可見，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認識和态度有着多大的不同。这样，也就无怪他們要从民族革命的任务中抽去了非常重要的反帝的內容，而放过了真正的民族敌人的帝国主义，从而也就不去发动广大人民的革命力量了。

其次，秋瑾和其他革命党人一样，又把反封建的任务縮小为推翻清朝統治机器，而沒有进一步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来反对，把自己所要求的政治变革作为一个社会变革来理解；因此，他們既不會对中国的长期封建統治加以正面的冲击（在这一点上，似乎还不如譚嗣同），也沒有系統地研究

和介紹歐洲启蒙學者的思想，並在中國民主革命的理論上作出較好的創造性努力。理論的貧乏，本來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致命弱點之一，這表現在秋瑾身上的就是她對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上的認識模糊。她把推翻滿族統治作為唯一的革命任務，因而努力宣揚漢族的光榮傳統和反抗外族的志士仁人，這種宣傳對當時發動群眾確曾起過很大的作用，但她對這些封建傳統和歷史人物毫無批判地加以肯定，勢必起着維護封建社會的消極作用，煽動狹隘的種族偏見和復仇主義，從而也很難真正地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民主覺悟，在客觀上還支持了漢族統治階級中的封建勢力，使他們在辛亥革命之後，得以順利地竊取革命的果實。也正因為她把反封建的任務看作僅僅是反滿復漢的簡單問題，因此她對革命後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也缺乏明確的認識。她在《光復軍起義檄稿》中，提出了『啟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國』的口號，而在差不多同時或稍前制訂的《精衛石》第二十回回目中則又提出了『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的奮鬥目標。這種對國體問題上的思想混亂，充分反映了她對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認識是怎樣的模糊。在這方面，當時光復會的首領陶成章、章太炎也並不例外。正是由於這些認識上的限制，因而在婦女問題上也同樣存在着缺陷。她對封建婚姻和三綱五常之類的封建教條，確曾進行過十分英勇的戰鬥，並且正確地把婦女解放和反清鬥爭聯繫起來，但她還沒有看到婦女問題的社會根源存在於整個封建制度和階級剝削制度的深處，因此她就不能把婦女解放問題和整個民族民主革命聯繫起來，並且天真地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給婦女帶來徹底的解放。

最后，秋瑾对于人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力量也是認識不足的。她认为人民群众是愚昧落后的，是『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东来西又倒』（《中国女报发刊辞》）的，因此人民群众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只有由几个先知先觉的人来解放他们，所以她說：『吾若置身危险生涯（指黑暗愚昧状态）施大力，吾毋宁脱身黑闇世界放大光明；一盞神灯，导无量众生，尽登彼岸。』显然，她不愿置身群众之中，組織群众，依靠群众，却宁愿置身于群众之外，先解放自己，再来同情人民，指揮群众。这种夸大个人作用的类似民粹主义的思想，在秋瑾身上有着較突出的表現。在她的詩文中，我們看到她滿腔热血，慷慨悲歌，不惜自我牺牲的令人尊敬的革命品质；但同时也看到她那种独往独来『我欲只手援祖国』『何愁他日不雄飞』之类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精卫石》里更把黃鞠瑞（即秋瑾的化身）描写成一个天生豪杰，女界救星。所有这些藐視群众、夸大个人作用的錯誤思想，就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因此，在她的慷慨悲歌之中，也时常流露出那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緒，象『有生如此复何欢』『腸断难为五月花』『蒼生紛痛哭，我道例穷愁』等类的不健康感情。同时，这种錯誤思想也不能不使她脱离群众，感到孤立无援的痛苦，发出『楚囚相对无聊极』『呼告徒劳費齿牙』『英雄身世飄零慣』『徒劳志士心如火，可奈同胞蠢似豕』等类怨天尤人的哭訴。正是由于这种个人与群众，先进与落后的位置和关系沒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在革命的行动上也就不避免地走上了依靠少数会党进行孤注一擲的軍事冒險的道路。

所有这些思想上認識上的缺陷，不仅是秋瑾个人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而主要是被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够胜利完成，而秋瑾，则仅能以一个激进的旧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在完成推翻几千年来封建帝王专制统治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秋瑾的著作，过去曾有过几种版本，但編得比較零乱，对真伪的辨别也不太謹严，遺漏和錯誤之处相当多。这次我們查考了大量資料，收集了解放后陸續发现的作品，进行了实地調查和广泛的联系，增补了不少遺作，也发现了一些問題，在这个基础上編成了这个新的《秋瑾集》，总算是目前較完善的本子。书末我們选录了三篇有关秋瑾的資料，因为它们作者都和秋瑾有較密切的关系，比其他輾轉傳聞的資料有更多的参考价值。不过其中如《鉴湖女俠秋君墓表》对秋瑾的参加革命运动就閃爍其詞，意存諱飾，这虽然是为了避免清政府的迫害而出此，但总是严重的失实，不能不特別指出的。由于我們的見聞究竟有限，整理水平也不高，粗疏和缺漏之处一定还有，尚望讀者予以指正。

編例

一、本書將現存秋瑾作品彙編成集，旨在爲研究近代史提供資料。行世秋集共有三個本子：最早的是王芷馥編的《秋瑾詩詞》，刊于一九〇七年，計收詩八十七首、詞三十八闕。其次是王紹基編的《秋瑾遺集》，刊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計收詩十四首、歌一首（集誤題作詩）、文二篇、譯文一篇。最後出的是王燦芝編的《秋瑾女俠遺集》，刊于一九二九年十月，計收詩一百一十一首、斷句十一句、歌三首、詞三十八闕、雜文八篇、譯文一篇。這就是一般認爲『最完備』（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頁一二六）的本子了。事實上該本尙多遺漏，且有體例不明、脫誤、重出……諸弊。此外據我們知道尙有長沙秋瑾烈士紀念委員會編的《秋女烈士遺稿》一種，刊于一九一二年，內收詩、詞諸作，可惜流傳不廣，我們至今還未見到原書，僅得其目錄及序文的傳鈔本。一九五八年我們曾將解放後所發現秋瑾親筆信十三通，手書彈詞稿六回及其他諸手稿（包括清紹興府檔案中的秋瑾手稿）付諸影印，彙編成《秋瑾史跡》，意在流布真蹟，自不能作全集觀。現在重加蒐羅，對諸本異同，多所整理考定，以竟前人未竟之功，希望使成比較完備而可靠的本子。

二、秋瑾著作因生前『隨手散棄』，及遇難時家人『晝夜焚燬』，傳世已無全豹。此次重編，於行世諸本外，又從各項資料中輯得詩廿二首、斷句二、文四篇和信十三通，凡無確切根據的，概不闖入。

三、採用底本，以手稿爲主，無手稿則據最早印本，並註明出處。晚出印本，編者往往以己意爲損益，去真既遠，一概不取。

四、前人所編秋集誤收詩五首（《失題一首》、《黃海舟中感懷二首》、《長崎曉發口占二首》）及《黃帝紀元大事表》，傳訛已久，現在經我們考定確非秋作，茲予附錄以存疑。

五、所收諸作，悉以類從，一類之中，又以年月爲序。惟詩詞部分，因資料不足無法定其先後，故權從芷馥本、燦芝本原序，而以新輯得者附於篇末。

六、前人所編秋集，時有體例不明（如誤歌爲詞，誤詞爲詩，甚或誤文爲詩）及失題、誤題、誤排諸弊，今一一爲之訂補。

七、手稿及諸本，互有參差，今以諸本互校，擇善而從，并加註說，其手稿中有筆誤顯然者，則逕加改定，有疑義者則記於「」內，其有兩可者，亦具見附記中，以供學者之比較研究。凡晚出本和手稿與早期刊本的異同，也擇要列入，這是因爲考慮到：一、可能一稿數易，初稿和改定本就往往不同，如諸本所據底本有異，文字自有出入，這樣就不如羅列衆本，讓學者可以窺見作者去取之故，而有以得其用心。二、晚出本流行較廣，妄改亦最多，（主要是《秋瑾女俠遺集》）現在把諸本異同，加以比較，則孰真孰妄，不俟煩言，庶足明通行本之失，以免一再訛傳，且可省學者兩讀之勞。

八、附校勘主要本子目錄：

甲、詩文集

秋瑾詩詞

王芷馥編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芷馥本

秋瑾女俠遺集

王燦芝編

一九二九年刊

簡稱燦芝本

乙、史料

影印秋瑾親筆字據

一九〇七年刊

秋女俠冤獄彙案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彙案》

秋雨秋風

黃民編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秋雨》

越恨

湘靈子編

一九〇九年刊

秋瑾史跡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

一九五八年刊

簡稱《史跡》

丙、雜誌

白話

一、二、三期

一九〇四年九、十、十一月（甲辰年八、九、十月）

女子世界

二卷一期

一九〇五年六月（乙巳年五月）

中國女報

一、二期

一九〇七年一、二月（丙午年十二月，丁未年一月）

小說林

第五期

一九〇七年八月（丁未年七月）

神州女報

創刊號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丁未年十一月）

編

例

